

韩文公在潮州人心中的崇高地位(上)

林瑞光（棉兰）

每年清明节，印尼潮州团结公会，苏北潮州基金会的长老，理事与同仁们，都会踊跃的齐聚在本会第五楼，举行缅怀与纪念韩文公的祭奠，十多年来从不间断，虽然仪式从简，但是一点都没有减低庄严，肃穆的气氛，这是因为每一位对韩文公有深切认识的人，都知道他在潮州为官时的所作所为，他所施的治潮惠政，其中包括：除鳄桑农，凿溪引水，筑堤修路，建校延师，以及矫正民间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，这种“高瞻远瞩，大刀阔斧，拯救人民於水火

之中的伟大贡献，就如“沙漠甘露，寒冬暖炉”不但造福百姓，也带领潮州走向全面革新的康庄大道，韩文公的形象，很自然的就在潮州人的心中，烙下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，千古长留。

韩文公，名韩愈，字退之，自称“群望昌黎”世人美誉为“昌黎先生”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，思想家，哲学家，政治家，也是儒家思想与孔，孟学说的钻研和推崇者，对诗词，著作，尤为专注，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，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。后人将他与柳

宗元，欧阳修和苏轼合称：“千古文章四大家。”

韩文公并非潮州人，生於河南省河阳县，（768-824）幼年时父母双亡，由长兄抚养，祖先都是书香门第，世代为官，韩文公年幼时，聪敏过人，长兄对他寄望很高，希望日后能够晋爵入士，荣宗耀祖，因此对他管教很严。25岁那年，他考中进士，入朝为官，曾经出任宰相斐度的行军司马，参与讨平“淮西之乱”。

韩文公秉性正直坦率，不拘小节，也不谄媚取宠，反对迷信邪论及迂腐守旧的作风，因此朝中同僚对他褒贬参半，后来因为大胆进谏“迎佛骨”的旨意，得罪皇帝，被贬到潮州任刺史。

潮州本来是一个皇帝惩罚罪臣的地方，古时候有书记载：五岭之南，蛮荒偏僻，瘴气缭绕，人杂夷獠，不知礼仪，这就是潮州地方的写照。

韩文公辞别京城，把家眷寄托在昭州，带着满腔郁闷，落寞与无奈向目的地进发，除了护送他的两名卫士外，身边只有侄孙韩湘与他作伴，而他带着韩湘同行的初衷，是想瘁死他乡时，韩湘能够替他收尸，韩文公一

行，几经辗转波折，迢迢八千里路，走了三个半月，终于到达潮州。

潮州自古以来，由于地理位置偏南，与京城天各一方，而且气候潮湿，蚊蝇泛滥，生活环境恶劣，皇帝便选中了潮州作为惩罚罪臣的放逐之地。依照惯例，一位被贬职的朝廷大员，到任之后，不必参与当地官方的事，只需要乖乖的“面壁思过”朝夕向北叩拜，等待皇上恩赦，但是韩文公在漫长的旅途中，心潮汹涌，往事与未来，成为他分析的焦点，经过了一番检讨反思后，终于领悟了人生处世的许多大是大非，他告诉自己，绝对不可以被失意和委屈的情操所困，也绝不能将宝贵的年华断送在摇摆起伏的仕途中，相反的要以毕生所学，精忠报国，为民效劳，这种积极和舍己为人的意志，让他从颓废中振作。因此甫到潮州，他就马不停蹄，走访各处，收集有关“民间疾苦”的资料。

潮州地势，起伏不平，北部多山丘峻岭，黄土秃石，东南偏低，沼泽铺地，西南部灌木丛生，一片绿野，韩文公对地理形势的了解与掌握，是他准备绘制一个基础建设的蓝图。

接着他来到了韩江，韩江宛如潮州的母亲河，民房依江而建，两岸居民都以捕鱼种地，畜牧为生，韩文公立足江边，举目瞭望，发现很多房屋都是残墙断瓦，门窗不全，周围杂草齐腰，极其荒凉，韩文公于是发问；这样一个好地方，为何这么萧条穷困？居民回答说：鳄鱼为患，蚕食牲畜，所以穷困。韩文公再问：那么，鳄鱼有多少，多大？居民答：多不能数，比船更大。韩文公追问：为何不捕杀呢？居民低头不语。

回家途中，跟随韩文公出访的地方副官，秦济悄悄对韩文公说；本地居民迷信鬼神，他们相信鳄鱼是“天神”派来护江的使者，尊称牠为“伯公鱼”，绝对不可冒犯，传说曾经有一位从京城来的大官，命令击杀吃人的巨鳄，惹来了大祸。韩文公好奇的问，怎说？秦济解释；巨鳄被杀后，当天夜里，突然狂风大作，雷电交加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以至江水激昇，淹没两岸，凶残成性的鳄鱼，铺天盖地而来，吞噬牲畜殆尽，就连来不及逃命的伤残老弱的人，也无倖免，直到破晓时分，江水退去，这场空前劫难，才告结束，更奇特的



作者林瑞光